

湖南作家丛书

一个浏阳人的梦

YI GE LIU YANG REN DE MENG

许百经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一个浏阳人的梦

许百经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浏阳人的梦/许百经著.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1. 1 (湖南作家丛书/廖静仁主编)

ISBN7-80153-347-X

I. 一… II. 许… III. 诗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 86600 号

书 名: 一个浏阳人的梦

著 者: 许百经

责任编辑: 曼 嫒

总 策 划: 李稳华

封面设计: 吴 凯

出 版 者: 人民日报出版社(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编: 100733)

发 行 者: 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核工业中南二三〇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字 数: 120 千字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6

印 数: 5000 册

印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153-347-X/I. 038

定 价: 16.80 元

撕开我的胸肌做你的鞋履(序)

·刘绍佳·

放在湖南的版图上,浏阳确实只能算是一个小埠,还落陷在湘东的山腹之中,但在湖湘文化里,浏阳却有极重的份量,近代以来的几个湖南英杰中,浏阳就出了两位——谭嗣同和胡耀邦,其“铁血变革、为国为民”的风范延续了整整一个世纪,也使得浏阳两个字变得格外的凝重,并由此在湖湘文化的范畴中衍生出一个浏阳文化来。和湖湘文化相比,独特的是,浏阳文化除一脉相承的“经世致用”外,刚烈、倔强、淳厚、质朴之中,还透出一份开放的意识,一份更多的对民生的关注来。这也许和湘东山地自然条件恶劣,民生艰难,传统花炮大量出口,对外交往频繁有关。严格意义上来说,百经兄这位浏阳人还不能算是一位“作家”。尽管从16岁起,百经就开始不断编织缪斯的花环,即使在各种坎坷之中也不曾停下他的笔来,不曾停止过他的追求。我这样说的根本原因是百经没有一个“作

家”所拥有的最大优势——“加工生活”、“再造生活”。百经没有去掉流淌在他血液中的浏阳文化底蕴中那种质朴、厚实与关注民生。多层次的生活经历总是迫使他只能将笔端集中在自己身边的小人物上,集中在故乡土地上生存和繁衍的人们身上,以及这块土地上存在和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内核上。加上顽强的发展欲望以及现代开放意识之光的烛照,于是这些年来便不断有他的《霞光充满这片天地》、《活力》,有他的《思念》、《山·月·人》、《小街》、《筒车,慢慢悠悠》、《我的故乡文家市》等诗文。

因为百经和我是同乡,又是我的学长,这些年来,我读了他的大部分发表过的作品。他最早是写诗的,只是后来才更多地写纪实和报告文学。但百经兄后来写的绝大部分文章,在我看来,却不是写纪实,而是在写诗。他试图在对他生存的这片土地上的人和这片土地上的文化作一种现代的诗意的把握。这种努力总使他的作品体现出一种大时代背景下,直面变革的人生,直面社会的变革大潮,直面变革中人性的异化和扭曲,以及故土文化中最璀璨部分在变革中的不断淘汰和升华。从而体现出一种对民生的关注,对故土的深情,对人性的把握和对未来的呼唤,使人由此对他笔下的人物和土地生发一份关切。

百经兄出生在文家市。那片红色的土地在现代中国产生过红军的第一面军旗。不屈不挠、勇于变革和求生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一个共同特性。百经兄教过书、当过浏阳一个最小最贫困乡镇的干部、做过电视台记者和台长、尔后又成为市政府一名干部。不管什么境地,他始终保持一种乐观追求、豁达开通和不怕坎坷的心境,始终执着于他的质朴、真诚和开拓、厚实。目前,在经济建设大潮中,他正在逐步学会游

泳。他曾经写过一段文字令我十分感动：“以我的血替你制胭脂，抽我的筋为你结青丝，撕我的胸肌做你的鞋履……”。这一段话是百经对人，对朋友，对事业，对人生，对故土和未来的一种最真切的心境。

百经兄说人民日报出版社将给他出一本小集子，名曰《一个浏阳人的梦》，嘱我为他写几句，以上算是我对百经这位学长的了解吧。对于许百经，读者还可以从他的文字中读懂更多、更多。

目录

序(刘绍佳)

散文篇

- 1 山·月·人
- 3 第一次过三月三
- 5 小街
- 7 渠道
- 8 班车族
- 10 春天的诗
- 12 叶笛四章

- 15 恋歌
- 17 旋梯上,有一对身影
- 19 筒车,慢慢悠悠(外一章)
- 21 我的故乡文家市
- 24 碑楼
- 26 火树银花耀五洲
- 30 神奇的菊花石

诗歌篇

- 33 思念(外二首)
- 35 从这里起飞
- 37 太阳也爱上了我们的山村
- 39 我又有了学生证
- 42 偶见
- 44 星星(外一首)
- 45 月亮
- 46 日子
- 48 大围山纪行
- 50 闯破黑夜
- 51 卵石
- 53 蚂蚁
- 55 画山者
- 56 听蝉
- 57 沉思
- 58 速写
- 59 雪地细语

60 车,开动了

61 失眠

63 寂寞

64 蚊子

65 晚秋

66 为小草抗议

67 别了,永别

69 稻笛

70 遥想

71 窗口

纪实篇

73 人海中他找到了那半颗心

78 霞光充满这片天地

85 燃烧的心

94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103 一片丹心万里明

109 “养鸭大王”傅乐安

114 活力

119 走向城市

124 谁杀死了检察长

133 天下有如此父母心

138 “动脉”放血之后

142 半边山金洞兽行录

小说篇

目
录

- | | |
|-----|---------|
| 173 | 那年,他十七岁 |
| 180 | 一天 |
| 183 | 跋(袁观清) |

山·月·人

(一)

我迷失在十万大山之中。

天空渐渐昏黑，山林一片迷茫。野果、树叶落地声窸窣窸窣，仿如千百种鸟兽蹑手蹑脚在身边寻觅。夜更深了，我的背上似有蚂蚁成队而行。

路是人开的。路的尽头总有个去处。我从盘织脚下的三岔道口跃起，拣定正中这条笔直的路走。

路，越来越窄。

匆促的脚步声惊飞了宿在路旁树梢的野鸡，拍翅翅，冲向晦暗的苍穹。留下枝的震颤，惊恐地敲击我的耳膜，我深深吸气。

前途莫测，陡峭如悬梯，光滑如溜板。用手电照照，深不见

底。丢块石头下去，呼隆呼隆不知何往。有木料堆积两旁。哦，是溜树下山的滑道。有滑道就有人在。我心中顿生温暖。攀着滑道旁的树丛，一步一探，寻摸起来，汗如雨下。

天上没有月，黑影憧憧。几根竹子炸成赶鸭杈，毗牙咧嘴，横在半空，沿着滑道，我小心而紧张地往前走，哟嗬，哟嗬，耳边仿佛传来人声，铜锣声，我欣喜地叫了起来。是山民们在敲锣找我。哟嗬，哟嗬——

(二)

今夜，又没有月亮？

风声雨声，连绵不绝，刮了一整天。遍地泥泞，漫天苍茫。

黑暗中，我久久伫立。云团飘飘，填满了天空。重重云块背后，透出一丝二缕光亮，我惆怅地仰望，幻想能吹出一口仙气把那云团推开。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合着古筝乐声，我用苍浑的嗓门吟哦。一遍一遍，苦苦而顽强地等待。

云团，变成云块，依然缠着月亮。但月亮不屈不挠始终沿着自己的路线正正直直地行走……一股诗意涌上心头，我慌忙回屋找笔。

不知过了多久，抬头看窗外，月亮像小小圆圆清清亮亮的玉盘挂在青天，云团被谁用扫帚挥得只剩下淡淡两朵。有几枚小星星像情人一样痴痴地盯着她……我轻轻扭灭台灯，像雾一样的月辉撒遍大地。有虫啁啾，绿叶喁语。一切是那么清亮，又是那么朦胧。

面对这美好的夜景，人们却早已睡去。

第一次过三月三

三月三，三月三。每年三月三到来，我脑海里总会萦绕一段淡雅而深远的旋律——

那年，我刚从师范毕业，本是个浑沌未开的天真少年，到长沙都还是第一次。因为发表过篇把东西，因为一位作家老师的热情推荐，我坐进了《湘江文学》编辑部办公室——借调去协助看散文稿。那时，散文组由李老师主持，一个高高胖胖、稍稍秃顶的侗族汉子。他说话时，下嘴唇似乎跟上嘴唇不上；写字时，把笔杆倒在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两点，我有些好奇，却没说出来。当时，我并不知道他在诗歌、戏剧、民俗学、少数民族创作等方面均有建树。我们平平静静、淡淡雅雅地相处：对面坐着，各做各的事，不很交谈。他的在大同小学读二年级的女儿曲曲（起初，我总以为是他孙女）到来时，才有嗡嗡豁豁铮铮的笑声三重奏。日子过得丰富而紧张，充实而淡雅，却也不乏

几分枯寂。

一夜，我正独自一人关在办公室写写画画，门被悄悄推开，曲曲蹦了进来：“给你。爸爸要我来的。”三个黄黄黑黑、油光旺旺的鸡蛋在一汪黑亮亮的汤水里滚动。“为什么？”“三月三呀。今天三月三。”我愣了愣，三月三？我家乡没有这习俗，我不知这三个字有什么含义。“三月三，荠菜煮鸡蛋……赛仙丹。”曲曲摇着羊角辫，铮铮有声。然后，两手托腮，端端正正坐在她爸爸的座位上，眼珠熠熠生辉，守住我，要我当场干掉：“趁热呀，爸爸说的。”一股甜津津的感觉从我喉咙涌了进去，在曲曲雕塑般的注视下，半碗“仙丹”流进胸膛。那夜，我搁下了手头的构思，勾了个托腮凝眸的小女孩速写，却并不如愿。她背后应该有个高高胖胖、稍稍秃顶的形象，我当时却找不到表达方式。

借调生涯结束后，我和李老师还有多次交往：他陪花城出版社的两位编辑驱车三百余里到我家；他调《楚风》后，当面向我约稿；我在长沙进修时，几次登门拜访……可我们仍是平平静静，淡淡雅雅地相处着，感谢的话也没有讲过。就是曲曲送蛋后翌日，李老师来上班后，我们也没有提昨日之事。虽然到现在为止，我仍不清楚三月三的来历和真正含义，可每到三月三，这段淡雅而深远的旋律便会浸漫开来，我就会嚷着搞“荠菜煮鸡蛋”，并且是每人三个。我不知道这辈子我是否会有李老师那样的成就和地位，可李老师这种外似平静淡雅、实则真挚诚恳地对待每一个人的品德我可以感染上。

三月三，三月三……

小 街

我心中珍藏着一条小街。

窄窄的马路曲曲折折在山缝间穿行，山峰最狭处有一块不显眼的小石碑，两边碑面分别镂着“湖南”、“江西”的字样。几簇屋舍、两间商店散落路旁，就构成小街，不远处有溪流潺潺歌唱。

山这边，是我的爷爷奶奶；山那边，有我的外公外婆。父亲常常挑着漆匠担子，在两边来回找生意。小小年纪时，我曾和小伙伴一起瞄着石碑分界线方向，把左腿踩在这边，右腿跨在那边，打着赤膊，排成歪歪扭扭的长队。

小街，最多的是寂静。山，太高太高；街，太小太小。阳光从那边山上映到这边半山腰，又从这边山上射到那边石壁上。只有中午片刻，才把小街照得暖暖洋洋。我常常赤着脚，在溪涧中追寻落叶随水漂流的去向；我也曾和伙伴们不停地尖着

嗓子大叫,听声音在山岩间撞来撞去传得老远。最难过的是那一年,爸爸的漆匠担子被公社没收,被勒令从此不准外出做生意。爸爸每天叭着旱烟望着小街发呆,我坐旁边也能感觉到那份沉重。

小街,也有欢乐的时候。每逢寿诞婚喜,山那边的外公外婆和山这边的爷爷奶奶以及各位叔伯姑舅欢聚一堂,我总能收获一大堆江西的糍粑、粽子和用竹叶包裹着的高粱团子,我也慷慨地把珍藏了许久的浏阳花炮分发给小伙伴燃放。大人们大碗喝酒,且饮且歌,那情景、那曲调至今仍在脑际萦绕。

小街,最光彩的一页写在今天。一场百年不遇的山洪暴发,把小街碾成废墟。山这边的叔叔和山那边的伯伯手挽手围成圈,护送着全街老小转移,才没使一人遇难。灾后,两边县、区政府又全力支持、通力协作,使受难的家园迅速恢复。等我从遥远的山外赶回时,一个崭新的小街已经崛起。

路,拓得宽宽的,铺上了柏油;街旁,二层、三层的红砖小楼相继立起。除了街头那株老樟树上几道水迹,记录着不久前曾经发生的灾难外,再也找不出半点伤痕。人们的脸变黑了,却挂上了乐观的笑容。围炉夜话,那一曲曲动人的故事,使我眼眶里湿湿润润。

我又漫步街头,我总也找不到小时候抚摸过无数次的那块石碑……

渠 道

银灰色墙壁。高高的台阶。电梯、地毯。小王长长地伸了个懒腰。虽说还有很多不满足,可在这幢大楼里谋个座位也非一件容易事。他拿起刚刚糊好的信件,朝门外匆匆走去。

电梯框门上,红色的字体一闪一跳,终于出现一个“8”字。小王赶紧走了进去。电梯微微一震,然后吱吱滑下去,给人一种腾空感。7、6、5……到了。小王抱着信件,朝收发室大步走去,终于把这事办了。回来时,他轻轻嘘了口气,抹抹额顶的头发,有些儿汗意。

收发室的同志把信件送到邮局;邮局同志将信件分捡,又送回大楼;收发室再将信件送到7楼、6楼……一切,按既定渠道惯性般运行,平平静静,井然有序。

大楼,渐渐陈旧……